

秋天的蚊子

□安武林

秋天的蚊子，有毒。有生活常识和经验的人，都那么说。

蚊子是个讨厌的东西，讨厌到我都不想去了解和研究它的生活习性和生活规律。

蚊子，苍蝇，老鼠，都为人类所憎恶。

犹记小时候，在乡村，蚊子是个偷袭者，总是趁人昏昏欲睡之时，嚶嚶嗡嗡来袭扰，无论是白天，还是深夜。就像战争片中的敌机一样，趁我毫无防备之时偷袭，狂轰滥炸。一般情况下，它总是能得逞，得意地唱着歌儿凯旋而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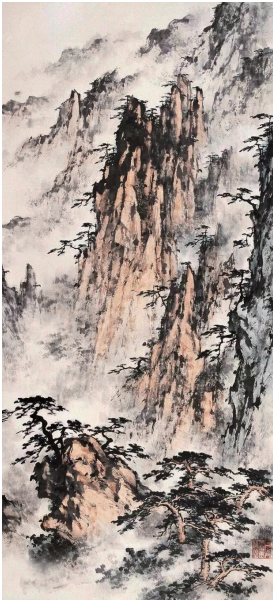
那时候的蚊子，个头小，灵巧，视力稍有不济，便无从发现，只能闻其声，而难见其影。

蚊子似乎是个鬼精灵，知道人的薄弱环节在何处。比如鼻尖，比如脸蛋，比如脚尖，比如手背。当你感觉到皮肤上有针尖扎一样的疼痛时，蚊子早已有所察觉。你的手拍自己的鼻子，拍自己的脸蛋之时，蚊子早已逃之夭夭。

鼻子被拍酸了，眼睛被拍花了，脸蛋被拍疼了。可惜，蚊子毫发未损。余下的，就是自己的愤怒、沮丧、尴尬、生气、可笑了。

蚊子似乎是一个高明的导演，专拍人自己打自己的镜头。

印象中，儿时的蚊子，不仅个头小，灵巧，机敏，而且也不贪心。美滋滋地吸上你



几口血，赶紧另换一个地方下嘴。犹如打一枪，换一个地方的游击战一样。所以，它们丧命的机会很少。

但是，现在花园里的蚊子，好像升级换代了一样，个头大，黑色，身上还带着白点，尤其是腿，比原来的蚊子要长一倍都不止。

秋天以后，草地上，花园里，蚊子几乎都是成群结队的。人血是它们的美食。它们和人一样，对美食也是一往情深的。

我在园子里干活的时候，蚊子成群结队，蜂拥而至。胳膊上，腿上，少则几只，多则十几只，黑压压一大片。一巴掌拍下去准能拍死好几只，鲜血淋淋的。

这些蚊子非常贪心，只要它叮住你的皮肤，绝对不会松口的。只要它没吃饱

喝足，绝对不会逃跑的。

所以，它们也是短命的。

我小时候遇到的蚊子，可以算是战斗机，被蚊子叮一口，有尖锐的疼痛感。秋天花园里的蚊子，很像二战时候的轰炸机，叮人一口，倒有点小小的麻木感，但毒性大，很快，皮肤上便会出现一个大包。

秋天的蚊子，是秋天花园的特产。它们像是花园的主人一样，拒绝他人侵入。这个世界就是如此的奇妙，美好总是与丑陋相伴的。只不过我们喜欢谈论花朵的芬芳，不愿意谈蚊子的丑陋罢了。

大家V微语

爱与偏见

□初程

●美食家蔡澜说，所有的菜都是极致的偏见，哪里的人就会觉得哪里的菜最好吃，不允许别人说不好吃，一批评就要吵架。口味，总是带着一方水土一方人的偏见。

●正是因为挚爱，所以才有了偏见。

●听不得别人说故乡的不是，也听不得别人嚼家人的口舌。自己钟爱的人是如此之好，自己偏好的书是如此绝妙，自己正在追的剧是如此精彩，那些不懂得欣赏的人简直是俗物……心中欢喜无限，难免就要偏执己见。

●说白了，爱，有时难以讲理，也缺少商量的余地。虽然都说有失公允的偏见不那么可取，但那些偏执而彻底的爱，是不是也有些许可爱之处呢？

谈天说地

方法上的可能

□建人



自打幼时记事起，每年我的嘴角唇边都会有细疮生长。特别是立夏后，可能在某个凉风习习的清晨醒来，我会发现嘴角或嘴唇上就有指头大一块皮肤布满亮晶晶的细水泡。有些痒，用手挠，水泡应势而裂，颇为难受。沁出的液体所到之处，就又会更多细水泡冒出头来。今天我们都知道，这是某一种细菌感染，当以药膏涂抹杀菌。但那时候农村卫生室没有相应药物，大人们往往使用土办法处理。仅仅一次，痒的感觉就逐渐消减，最后消失。水泡也会干涸结痂，直到黑色硬壳脱落，患处又恢复如初。稍长大一些后，我也学会了大人们处理的方法，每每再患，即依葫芦画瓢地按法施为。

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今年夏天，我的嘴角又开始有细水泡探出头来。家中有常备药膏，就挑选能杀菌止痒的胡乱涂抹。一天后，预期的效果并未出现。住处离药房尚近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，到药店看一看是否有对症的特效药。药师是位女士，戴着淡蓝的外科口罩，看不出年龄。稍事检查后，她淡定地告诉我说这是嘴角疱疹，并推荐了一支价格不菲的药膏，还嘱我按说明用药。她还特别强调说，不能用手挠，否则患处面积会增大。我遵嘱，连续涂抹了两天，然而预期效果并未出现。后来，失去耐性的我还是使用了土办法，一次就解决了问题。

我所用的方法，承自父辈，父辈则传自祖辈。最先探索出来并使用的是谁，已不得而知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是人们在前现代的、缺医少药的生活中不断试验和总结的成果。相对于现在医学专门针对某种细菌感染而研制出的药膏，这种方法固然是原始的和简陋的，但它与涂抹专门药膏杀菌的方法一样，都是为了杀灭一种人体易感染细菌而用之有效的方法。而且有时候它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，故而不能因其粗陋就彻底否定和抛弃。

我相信，像这样的方法在各个领域都还有很多。写下这些，丝毫没有贬损我使用后无效的药膏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就像牛顿和爱因斯坦面对引力现象时成功作出不同解释所昭示的：抵达问题核心的有效途径并非唯一，已被找到的仅仅是诸多可能存在的路径中的一部分可能而已。

从古到今，爱山的人大有人在。比如陶渊明就直言“少无适俗韵，性本爱丘山”，道出其隐逸田园、寄情山水、不随俗流的古代文人心气和士大夫精神，表明了追求自由散淡的生活态度。

我也时常独自去转山。但我对季节是有选择的。春天的山万木复苏，桃红柳绿，但我总觉得有些清浅，缺乏山应有的厚重，加之人们热衷于踏青，人满为患，喧嚣嘈杂，我很少凑热闹；夏天的山色深沉了一些，却是一味单调的浓绿，少了一些层次和变化，看久了就视觉疲劳，耳畔还有知了无休止的鼓噪，如果天太热，更让人心烦意乱，也不宜转山。冬天

爱秋山

□何永康

的山，草枯叶落，满目荒芜，山就是寒山或残山了，自然更提不起兴致去转山。因而我的转山，大多是在秋天，秋高气爽，此时看山，就觉得山很有底蕴很有美感很有亲和力。

如此说来，我就不是爱“丘山”，而是爱“秋山”了。

秋天的山色尤其丰富。绿色依然是不二的底色，但大自然这位画师是神奇的，在底色上又浓墨重彩地涂抹了红色、黄色、褐色。红色是霜染出来的树叶的颜色，形成万山红遍的主色调；黄色穿插其间，是必须有的过渡与中和；褐色也是植物的一种演变过程，像人脸部的阴影一样增加了山的厚重感和立体感，但并不晦暗，反倒衬托出阳面的明丽。于山间行走，摘几片叶子，即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书签了。

或许你是一人独行，秋山或许也是空山，但你不会感到孤独，意念中总会感觉有人与你同行。有采药的仙师，有抚松的隐者，有策杖的高人；有“空山新雨后”的王维、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的杜牧，有画《秋山秋水》的张大千和画《牧牛图》的李可染……他们是睿智的雅士或诗画大家，会分享给你一些“道理”与“禅心”、诗情与画意。当然，你还会邂逅一些现实人物。如与你一样来寻幽览胜的游客，搭讪几句就有了共同语言，进而有了共同的去向，成为同路人或网友。

秋山之中，只要你处处留心，总会有惊喜出现。比如野果，就随处可见可食。刺梨，剔除果皮上的刺，入口是酸酸甜甜的，特别生津止渴。还有野生板栗、野生猕猴桃，但你要在树下的草丛中细细寻找才有所得。运气好的话，你还会找到几枚野生蘑菇，那就是有心于果子，无心得菌子，算是意外收获了。至于柿树上像小灯笼一样高挂的红红黄黄的柿子，你就只好饱饱眼福罢了，攀爬采摘困难而危险。

性本爱“秋山”，性是第一位的。性是真性情，是大襟怀，是宽视界，更是一路上的发现与参悟。如果仅仅满足于观山望景，到此一游，而不与大自然作深度交集，那就不免发出“天下山都是一样的”之类谬叹了。

欧阳修说：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之间也。”同样的道理，我爱秋山，其意也不在山，在乎秋意人意也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杨军
本版编辑:吴天奇
本版美编:王晨同

零售
专供报



6 935970 156666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 lswbscgh@sina.com 联系